

那一年的九月十七日,我带着两箱子书下乡去,到了海湾边的农场砖瓦厂。

一个寝室住七个人,四张双层木床,箱子放在一个下铺空床上,别人的也放在那儿,它们互相挨着,箱子上放吃饭的碗,洗脸的盆……安顿好之后,很年轻的心里,恍惚都心甘情愿安排了自己的一生了。

每天劳动,体力都在劳动中。下乡的那天早晨,几个同学来送我去人民广场,老丹拎着一个大的皮箱走在前面,走走停停,脸涨得通红,其他同学拎另一个柳条箱,也哼哧哼哧。

老丹问我,箱子里装的什么啊?我说是书。他撇了一下嘴:“太多了!”我们那时只有十八九岁,但是老丹撇嘴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很成熟的老阿爸。

老丹那时已经分配在建筑公司上班了,他是一个剃头师傅的儿子,个子全班最高。

他接着又像老阿爸。他接着又像老阿爸。他接着又像老阿爸。

老丹也喜欢读书。他喜欢读《说唐》《水浒》一类的书,每一条好汉的名字和本事都熟透。他总是昂着头,昂着头,昂着头。

我每天都要在箱子上拿饭碗和脸盆,但不是每天都从箱子里取书看。劳动至上,体力澎湃,大汗淋漓,是最好的形象、景象。我们是离开了校园,从城市来这儿,没有课桌,没有书桌,开始另一种成长的。那时有一个很响亮很严肃的词:接受再教育。

数学就是认真计算每一天的产量,也稍微计算一下自己的饭菜票。诗全在那红颜色的砖瓦里,烟囱耸往天空,飘出的白烟也算是我们的抒情。

我会想到老丹说的“太多了!”

下雨天,不出工,我躺在床上,躲在帐子里看看

书。晚上有时也会读。寝室灯光很暗淡,人也疲劳。暗淡的灯光,从寝室的顶上泻下来,透进帐子,只有一点儿微光了。每一个夜晚都是暗暗沉沉的,人像一个倦困的眼睛微微挣扎,一闭一合。家里隔壁的建平爸爸为我打了一个薄薄的折叠小搭板,我用1.5的视力照着纸页间的模糊,读几行,读几页,海湾的月光探入蚊帐。很久以后,我读到父亲的日记,有一页上写到:

“我的儿子,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呢?”父亲那时在远方,不在家中。这样拼接起来的情形、意境,也是那么动人、美好。可惜,我读到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我无法给他描述月光的探入。我的父亲,是那么喜欢读书的人,学的是经济学,写下的语句中总有文学软软的气息。我非常爱他,也喜欢想象没有看见过的爷爷,家乡的人告诉我:“你爷爷年轻时出过诗集。”皮箱就是父亲留在家中的,柳条箱是母亲的嫁妆。

老丹说:“多带一点有出息。”出息不是非要有多大成绩,月光探入蚊帐文字明媚时,心思、心情都是优良的。

有一个夜晚,我去窑上上班,手里拿着一本《静静的顿河》,遇上高中生李镇东。他说:“手里还拿着书啊?”

我给他看看封面。他说:“我读过的,特别喜欢,是很浩大的史诗。”

晚上一个人烧窑,加完了煤就坐下看会儿,它和劳动的技能没有关系,也不指向未来的路,只是黑夜间的度过。我为砖坯加煤,它陪着我。

后来,我在上海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很认真的幼稚文章:《农场也是大学》。后来,砖瓦厂也办了业余大学,我和李镇东一起办。他说,好啊,我们一起办!

他总是讲着很好听的普通话,不太讲上海话,缓缓的优雅,从不大声嚷嚷,

这些文字肯定未能全部记录我在写作这部书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和书中内容平行漫流的曾是无数的洪流。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那一切都储蓄在记忆里;尤其是一些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和许多无名的感情溪流更是无法留存——而那些东西才可能是真正有光彩的。”

的确,那些无数个闪烁的灵光,都被自己悄然遗忘在了创作的过

程中,可我不会忘记的是,那些灵光带给我的一瞬间的笃定、坚信与自我认同。也是这些被我遗忘的思想,组成了自己的创作观,在将来无数次创作实践中,一遍又一遍以不同的形式被重复,被突破,或成为一种指引,照亮黑夜中的爬行。

在这本书中,对于如何创作一部长篇,路遥已经和盘托出。大部分人认可经验的可操作性,可又有谁能真正



对视 (布上丙烯) 唐云辉

是骨子里的文明人。打着很好的乒乓球,却也是优雅和斯文,角度却又令人手足无措,刁钻得十分好看。

他说他讲历史吧,我说那我讲哲学,我还讲经济学,我们都讲讲写作和文学。

他总是很客气,让我多讲讲。我尊敬他,让他多讲讲。他是高中生,我是初中生,他的水平比我高。

李镇东慢条斯理讲课的时候,书中的光都在他一句一句的话里,在他总是平静的神情中。如果学业不中断,不下乡,他是一个可以当大学教授的人。

夜校在医务室旁边,一排我们自己制出的砖瓦平房里,平房前的花坛里,种着石竹,它们在盐碱地上好不容易地开着花,很好看。

李镇东后来回到上海,进了制药厂,当了厂长。

一个傍晚,我在路上遇见匆匆行走的他,问他去那儿,他说,去上夜大学。他很开心的样子。我说,不吃饭吗?他拍拍挎包,说买了面包。

我也常常和老丹他们聚会。老丹喜欢喝黄酒,酒量不大,兴致总高,喝着眼中便有些迷茫。他问过我不止一回,但是问过以后忘记了,就又再问:“两个箱子呢?”

我告诉他,早就带回来了。我考取大学,两个箱子就和我一起回到家里。

他又说,太多了,带那

么多,拎得腰都要弯下。我们都长大了,他这样说,也不觉得他像老阿爸了。

也许是带得太多了!其实带一些就可以。我是天真地以为要一直待在那儿的。那时的我,并不真懂知识,真懂人生,差得非常远,只以为应该带着书,塞满箱子,便最像一个青年人的样子,正气,正经,很进步。农场和未来都在黄浦江的对面,我如同带上了一条自己的船。一切都是不甚清楚的,但一切

都很好,有许多的隐约浪漫。我未能多么有出息,但是在海湾边的十年,箱子和我在一起,我的饭碗和脸盆放在它的上面,箱子里的书我虽没有都读,但似乎一直都被它们暗示和支配,也像是有有一个甲板被我站立,心胸、心愿都在江面、海面,不计较细小,不纠缠琐碎,只喜欢审美,只愿走在明亮处。

拎着两个箱子回到了原处,也是走到了不同的另一处。

深处的时光

赵玉龙

天上的白云有时候是大朵大朵的,很高很远的样子,它们时时刻刻都在变换着形状,我很喜欢看它们那缓慢变形的样子,在观察它们的同时,仿佛我自己也在和它们一起变化着,因而,我就对自己可以多出一分的期待;天空有时候却是明晃晃的蓝色,没有任何杂质,似乎连鸟儿们都躲起来,不见了。我看的时间久了,会有头晕目眩的感觉。这时候,我希望在那蓝色中,可以多出一些白云来,哪怕只是稀稀疏疏的很潦草的几笔,也是好的。

可是看了好久依旧是那明晃晃的蓝色。我就转而去不去看天空了。换成去看周围的房子,或者去看由太阳照耀后那些房子的阴影。那些阴影一块一块的,呈几何形的图案,有时候长,有时候短,有的时候,那些阴影会由长而慢慢变短,仿佛它们有脚,在一步一步缓慢地爬动着,我常常一个人看得入迷。有时候是下午或者傍晚,那阴影又像是换了一个性格,它又变成慢慢长长来了。我在观察阴影的时候,常常也会看到一些蚂蚁在地上爬动着。这时候,我就转而去观察蚂蚁了。因为蚂蚁们,比阴影更加有趣。

那些蚂蚁,沿着一条我看不见的路,排成一队,总是在非常忙碌地干什么。它们大都是在搬吃的东西。一颗不知道谁掉在地上的饭粒,一张糖纸,一只苍蝇或者蜻蜓的尸体……我有时候想,它们这么小小的身体,那“脑袋”也会像我们一样在思考么?于是我就要故意作弄它们一番,在它们来去的路上设置路障,摆上一颗小石子,或者一截小木棒。我的小小恶作剧就会对它们造成不小的影响。于是我便觉得胜利。

做到如此纯粹的执行呢?正如路遥所言:“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无数事实证明,经验本身只在不断的交流中得以互慰,却几乎不可能成为任何创作者的模板,因此,我把路遥当作镜鉴,通过测量自己与路遥的关系,来确定自己作为创作者的位置。

时间是一个魔幻的漩涡,我常恨自己的肤浅,总要在时过境迁或举书重读时,才能感受到一些错过的语句竟是如此深刻。或许,这就是经验不可被传授的缘由吧,没有人能真正地感同身受,只有类似的情感体验可以被共鸣,而文字也因此具备了记录与传达的抚慰意义。

于是,每当陷入书写危机时,我就告诉自己,好好珍视那份不被外界扰乱的场域,从内心深处,扪心叩问,从最想写的东西开始写起,或许一切就会在实

小时候很羡慕那种戴眼镜的女人,她们有知识,有学问,透露出别样的光芒。

有一回学校组织看教育片,在电影院,开映前,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女人从厕所门口走出来,有一个男孩子没看见,对撞过去,那女人身体斜了斜,没有生气,反而伸出手去扶起男孩,然后伸

好多年,我都记得那场面。我是爱美者,只要是美的,我都会屈服。美像一场不经意的烟火,节气

过了就过了,不会再来,再来的是另一种节气,节气年年有,但同样的烟火不再。我害怕失去美,也害怕女人不再美。尤瑟纳尔不是美女型的女人,常年带同一口箱子到处旅行写作,她的眼睛有一种少见的笃定,对我而言是美的。杜拉斯酗酒成性,副年老色衰的模样,惹我疼爱,她是美的。伍尔夫衣裳装着石头走下河,让最后一口气漂浮在水面上,那种毅然决然,是美的。阿赫玛托娃堪称手持木笛的缪斯,美丽会一直相随。

在上海的作家中,出了一位很有意思的迪士尼作家,他就是叶永平。多年前的一次小型文友聚会上,我见到了叶永平。他很有兴致地谈到准备写迪士尼的文章。那时上海浦东刚耸立起一座迪士尼乐园,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让我惊讶的是,他那时在浦东建交委工作,参与了引进迪士尼项目的谈判,并考察了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等多个迪士尼乐园,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宣传上海迪士尼,他又四处查阅和收集了很多海外资料,萌生了通过研究与写作向国内读者介绍迪

士尼乐园的念头。这些年来,叶永平前前后后竟出版了10本迪士尼题材的书,有关迪士尼乐园常识、全球六座迪士尼度假区、迪士尼百科知识等方面,约135万字,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迪士尼。比如,参与迪士尼谈判的亲身经历及有趣、好玩的故事,既让人开了眼界、愉悦了身心,还获得了某些启示。他在考察美国奥兰多迪士尼、加州迪士尼和日本东京迪士尼等后的感悟,如何开展迪士尼文化研究的,如何写出那些鲜为人知的迪士尼故事和“秘密”……

他深耕迪士尼文化研究15年,所写的文章内容丰富,视角新颖,视野开阔,文字既朴实又浪漫,很有可读性,被称为“迪士尼作家”“迪迷爷爷”。有些读者就是读了他的书,再去上海迪士尼乐园尽兴游玩体验了一把,有的回来还晒摸他书中的内容。读者的好评,给了他很大的动力,鼓舞他不辜负读者的信任,在这条路上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2015年底,他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迪士尼 浦东梦》,同年又出版了《私人定制游迪士尼乐园》,这是第一部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全球五座已建成的迪士尼度假区的中文版图书。2016年,他出版了《迪士尼乐园你知道多少?》,这是一本有关迪士尼乐园的十万个为什么,读者想要了解迪士尼乐园的有关问题,包括如何巧用迪士尼的“快速通行证”、如何交换迪士尼徽章、如何定制迪士尼个性派对等,都可以在书里找到答案。同年盛夏,他又创作了《与迪迷爷爷游迪士尼乐园》,这是本写给中小学生的通俗读物。他一步步走到了国内研究写作迪士尼文化的中心,像探矿人一样孜孜不倦,历时15个春秋,硕果累累。用他的话说,这15年里,他吸取迪士尼文化的精华,洋为中用,这是他的本意,也是他继续前行的使命。而这本《迪士尼城堡下的文化密码》让读者近距离走进其“与迪士尼相伴的15年”,感受他15年来的酸甜苦辣,与其一起反思“向迪士尼学习什么?”……

面对他的书,我无法谈论出迪士尼乐园某一方面的见解,但他的书中有一句话让我颇有感触:“迪士尼乐园已经走过近70个年头,创新就是迪士尼的生命,其创始人华特·迪士尼有一句名言:‘我们勇往直前,打开新的大门,尝试新的事物……好奇心带领我们踏上新的道路。’我在叶永平的书里看到了迪士尼的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和理念。

明日刊登一篇《美的追求者》。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殷健灵

两个箱子

梅子涵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子涵夜话

女人的美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虹影

